第四十二战 灵魂之戒

夜色渐沉，四处宣泄的七彩灯光也开始有了消停的迹象。

少年一边用手爱抚着男人的头发，一边抬起头，夜空难得星星点点。循着北斗七星，很快便找到了北极星。之后又定格到了夏日大三角，此时耳畔响起男人温润的声音：“由于岁差的原因，北极星会不停交替，可惜属于我们的北极星只有这一颗，小熊座α星。”

肉体会消亡，感情会消逝，记忆会消散。

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。

如果一切都会消失殆尽，那拼搏奋斗的意义又何在？

大概仅仅就是为了享受令自己快活的一分一秒吧。既然已经知道这一生长不过百年，无法预知哪一日会突然长眠，不如放肆活一场，珍惜所爱之人与事。

每个人都有棱角，遇见对的人不是要将自己打磨圆润，而是两个有棱角的人，正好能契合在一起。喜欢彼此的缺点，正如喜欢彼此的优点。

少年与男人相拥而眠。坠入沉沉睡意之前，两人又缠绵了一番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对方温热的唇舌。

阳光先于闹钟撩醒沉睡中的人们，少年半梦半醒，恍惚中感觉到怀里的温度，双臂又紧了紧，在男人的头顶上落下一个吻，接着又用鼻尖拨弄了一下发丝，大口吸着发梢的香气。

两人的眼睛都没有睁开，循着唇瓣的味道，一路从额头吻了下去。渐渐用力，到后面更像是噬咬，仿佛在品尝这张美味的脸庞一般，留下浅浅的牙印。

男人的脸颊上还留有一些婴儿肥，肉嘟嘟的，却不显胖，啃起来软软的，又带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一番摸索后，终于找到了那诱人的双唇。少年先是啄了两下，这才伸出柔软的舌尖轻轻撬开那不算紧闭的唇瓣。

男人没有给出回应，像是还在沉睡。少年嘴上的动作继续进行着，之后又不满地咬起了男人的唇，与此同时，脑子也渐渐醒来，眼睛缓缓睁开。

四目相对。

少年与男人似乎都在努力聚焦，此时唇舌仍在纠缠。片刻，两人同时一个激灵从床上弹了起来，脸上的绯红色如同镜子一般对称。

四周一片死寂，不一会儿，闹钟的滴答声响起。

安容与转身摁掉手机，而后，言澈笑嘻嘻地开口道：“梦见吃什么了？啃我啃得挺香。”

安容与转过头来，这才有胆子仔细观察对方的神情。飞快看了一眼，言澈脸上和脖子上暧昧的红痕，怎么看都不可能是模仿啃骨头时留下的痕迹，这也就是说，对方在给台阶。

“哥，我梦见在啃大酱骨……对不起……弄疼你了吧？”安容与顺势答道。

“我说呢，感觉就像被小狗啃似的。疼倒是不疼，就是有点痒痒的。”言澈看起来心情很好，笑容连坚冰都能化了。

安容与放下心来，只是脸还热的厉害。再瞅一眼言澈，滚烫的红色已经从脸颊烧到了耳根子。鬼使神差的，他开口问道：“哥，这……是你的初吻吗？”

言澈眼里闪过一丝惊讶，很快便恢复弯弯的笑眼，饶有意味地答道：“怎么？我要说是的话，你难道要对我负责？”

安容与没有放过言澈的任意一个表情变化，他表情认真地点点头，眼睛直直地说道：“哥，不管是不是……我都会对你负责。”

言澈笑了起来，撑在床上的手一带力，扑过来揉了揉他短短的头发，有一点硬，稍稍扎手：“人小鬼大。想调戏你哥？毛长齐了再说。”

得到这样一个非拒绝又非接受的答案，安容与脑子更乱，就差脱下裤子给对方验货了。任由那只有点凉的手在自己头上蹂躏半天后，他才涨红着脸说道：“什么时候算长齐嘛……”

言澈看的好笑，先是嗯了一会儿，然后才答道：“等你高考完吧，到时候就勉强算是个大人啦。”

少年眼中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一般，笑得跟个傻子似的，骄傲地说道：“哥，你就瞧好吧！”

一番打趣后，男人们清晨的欲|望也都消退下去，活动活动筋骨后，换衣服的换衣服，洗漱的洗漱。气氛如常，仿佛睡梦中的事都没有发生过一般。

言澈不在的时候，安容与仔仔细细回味着那个过于真实的梦。嘴里的触感与温度都栩栩如生，想来言澈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这么留下的。只是画面略微模糊，就像是有些磨皮过度似的，倒也不妨碍将咫尺开外的人看的仔细。

可惜醒来前大脑还处在混沌状态，未能牢牢记下那个热吻的味道，便又匆匆被震惊与慌乱支配。

言澈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估计是看见了脖子上的印记，他穿了一件小高领打底衫，出来时，耳根子还是红红的。

安容与做了一套拉伸，没看见自己身上有任何红痕，只是嘴唇微肿，比起言澈可好太多了。

时至除夕，吃过早饭后，姥爷又张罗着要自己写春联，两个小辈乖乖跟着。在宣纸上练习了十来遍后，姥爷才满意地用红纸写了下来，用的是金墨。

待字迹干透后，安容与搬着凳子出去贴上，言澈就在一旁比对着上下联的高度和方向，像极了一对恩爱的恋人。

当天的朋友圈中，安父将这一养眼的画面抓拍了下来，配字：有两个乖孩子的新年，坐享双倍快乐。

看见照片的安容与，偷偷拿亲爹的手机，将原图发给了自己。照片上的他正站在凳子上，转过头垂眸看着言澈，眼里的温柔藏不住，简直要从屏幕中溢出来。

而身旁的言澈则偏着头看着下联，手托腮作思考状。

右下角意外入镜的黄色腊梅开满树梢，层层叠叠，掩映着白色的栅栏，抓拍时似乎有一阵微风吹过，照出来一片恍惚的残影。

早饭过后，安母照例去给姥爷的卧房做除旧的卫生，结果意外从衣柜里摸出来几本厚厚的相册。随便翻看两眼，发现竟是安容与从小到大的照片，看起来像是远距离偷拍的。

抱着几大本相册出了房门，姥爷正和两个小辈在客厅看新闻聊天，见瞒不住了，姥爷只好一拍大腿，招呼大家一起看影集。

九本大相册，除了之后让安母额外洗的几十张照片外，剩下几百张几乎全是姥爷在没和女儿女婿和好前，找私家侦探偷拍的。

这些照片，早到安容与呱呱坠地，晚到和好那一年，大部分都是在医院、幼儿园、学校等地拍摄的。其数量之多，角度之广，连安容与本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

姥爷有些不好意思地嗯了几声，一边摊开那些相册，一边说道：“早些年脾气倔强，性子刻板，哎……人总是要花太长时间来学习、领悟，其实很多决定也就是一瞬间的事，想通了也就那样，没必要跟自己、跟家里人怄气。”

一家老小早就围在一起，安母难得露出一个享受宠爱的笑容，说道：“爸，我那时候也不懂事。不说这个了，这些照片我都没看过呢！”

安父没有说话，但表情就像是得到救赎一般，小心翼翼地看向老丈人，眼里全是感激。

姥爷没给他面子，察觉到他的眼神后，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高兴个什么劲儿。”

言澈已经激动地翻看了起来，嘴角的笑意根本藏不住。从第一本开始看起，第一张照片是刚出生没多久的安容与，闭着眼睛张着嘴，被裹在严严实实的毯子里，小脸皱巴巴的，活像个小老头儿。照片旁还写着几个字：2000年4月2日，下午4:30，7斤2两。

接下来几十张都是在医院里拍的，变化不太大，丝毫看不出如今这张脸的痕迹。百日留影后，便是少数几张在去幼儿园之前的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安母推着婴儿车出门时拍的。

言澈指着一张小安容与被一个金发碧眼的可爱男孩抱着的照片，问道：“这是谁？”

安容与轻描淡写地答道：“一个哥哥，我爸妈生意伙伴家的孩子。之前开直播的时候也来捧过场的。”

安母也凑了过来，看清照片后，笑道：“哟，这不是钦家二小姐嘛？爸，你连这张照片都有。”

言澈眼里闪过一丝迷惑，看了安容与一眼，不知道该不该继续问。

安容与心领神会，径直答道：“他是个混血儿，从小长得漂亮，家里人也把他当公主一样供着，所以大家都这么叫。”

安母似乎也想起了过去的日子，眼睛盯着照片，思绪已经飘到了九霄云外，笑道：“你从小就喜欢粘着人家，他也喜欢带你，自己爱吃什么爱玩什么，就给你买个一模一样的。当年他家的司机、管家都叫你三少爷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安家独苗翻了个白眼，示意好汉不提当年勇，何况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在言澈面前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事。

继续翻看着相册。小鬼头上幼儿园后，照片又多了起来。这时候的他，五官已经稍稍比婴儿期长开了一点，那脸上的肉嘟嘟，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看起来就像个小熊娃娃似的。

言澈用几不可查的声音说了句：“你小时候真可爱。”

安容与靠的近，一字不差地听进了心里，咬着嘴拼命憋笑。

再后来就是小学。安容与上的那所学校，校服是白色衬衫搭配海蓝色背带裤，再穿个白色小长袜，和圆头皮鞋，简直可爱的让人想狠狠亲一口。

连亲妈都忍不住说道：“啧啧，小时候这么可爱，咋就长歪了？”

姥爷气呼呼：“哼，现在也可爱，在姥爷心里，你们永远都是可爱的孩子。”

有一张照片上，穿着校服的小安容与，正舔着一根巨大的彩虹色棒棒糖，笑得像个7岁的孩子。不用想也知道这根棒棒糖出自谁的手笔。

初中之后，照片上的小少年就渐渐失去了笑容。在校门口抓拍到的他，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满脸写着“生人勿近”。

初二刚开始没多久，记录停止。从那以后两家关系缓和，姥爷也就没必要再偷偷摸摸观察孙子了。

最后一组照片停留在上附的篮球馆里，正是参加校队没多久的日常课后训练。照片中的安容与，依然还是少年体格，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，有倔强，有不服气，有不甘心。

看到最后一张腾空上篮的抓拍，安母难得语带遗憾地说道；“哎，当时还参加了市里的比赛呢，结果回来后说什么都不肯再去训练了。”

言澈眉头动了动，拿着相册的手上传来几不可查的抖动，顺势接茬道：“后来退出校队了吗？”

安母点点头，说道：“是啊，那天输了比赛就在家里生闷气，后来再也没去参加训练。不过平时还是会去球场打打球。”

安容与捕捉着言澈表情中的细微变化，那神情，似乎是心底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解答，之后又变成云淡风轻。他回想起了言澈那日说的话，心中有一个大胆的假设，但终究是输给了自信。

姥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打了好，那段时间他训练总受伤，天天这里青着那里肿着的，姥爷光看照片都心疼得不得了。”

言澈的眉头又皱了皱，眼里闪过一丝不快，都被安容与捕捉了去，随即在心里炸开了一片映山红。

安母笑道：“那天比赛刚结束，他也没去集合，就在篮筐下哭，一问呢，哭得更凶。”说完，她笑得更加开心，仿佛那一幕就在眼前。

安容与几乎就要抓狂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妈！我没哭！跟你说了多少回，那是汗流进了眼睛里！”

言澈的笑容浅淡，仿佛不是在听好笑的糗事，眼神里的温柔简直要将人溺毙。

之后，安容与和亲妈舌战半小时，死死纠结在那天比赛到底哭没哭上，最终结果以安父一句“你真的哭了，脱了校队的褂子在篮下擦眼泪”板上钉了钉。

可怜的少年，又一次在喜欢的人面前被自己亲生父母拆台拆得下不来，在遭着冷风的高空中孤立无援。

吃过晚餐后，一家五口围坐在客厅里，准时开始收看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。自从节目质量大打折扣后，观众们的乐趣就转移到了吐槽上。

安容与不是个喜欢熬夜的人，10点前还能靠着言澈强打精神，11点之后就开始有些晃晃悠悠的，加上一个无聊的歌舞节目那么玩命地一催，小鸡啄米般的头就顺势滑到了言澈的肩膀上。

安母瞅见了，小声招呼言澈来张自拍，然后踩着新年倒计时发了条朋友圈：一家五口看春晚，佛系高中生第一个睡着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！

主持人开始零点倒计时，言澈轻轻晃了晃肩上的少年，白天的时候约好要在跨年时一起给长辈拜年。摇了几下没反应后，言澈又将那颗睡的死死的头抬了起来，在他耳边说道：“小懒虫，快起来，马上零点了。”

耳根传来一阵酥麻，安容与茫然地睁开了双眼，循着声音的方向转过头去，与言澈那张微笑着的脸四目相对。

距离很近，彼此的呼吸打在对方脸上，气息灼热，像是要将人烫熟。

安容与感觉到嘴角湿湿痒痒的，下意识就用手一摸，一手的黏糊糊——流梦口水了。紧接着头皮都炸了，擦干净手后，又去摸言澈的肩膀，有一小块布料已经湿透了。

“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”主持人的声音在一片爆竹声中响起，与此同时，安容与从沙发上跳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哥，对不起！”完全将拜年抛在了脑后。

言澈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凑到耳边小声说道：“又不是第一次了。来，别忘了正事儿。”

安容与心领神会，跟着对方一起，朝着沙发上的三位长辈鞠躬拜年，然后一人接了两个大红包。